

漂·移

张小苏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文艺出版社

—格致文库—
留给未来中国的好笔墨

漂·移

张小苏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PUBLISHING AND MEDIA GROUP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移 / 张小苏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78-5237-1

I. ①漂…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5810号

书 名 漂·移
著 者 张小苏
责任编辑 庞咏平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7.125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237-1
定 价 29.00元

自序

意识到我很少说“我们”“咱们”之类的词，是在两三年前。除非书面语需要，日常不说。“我”后边没那一截了。这不是用词问题，肯定是认知发生了变化。得我这种病的，往往有认知的改变。十五前医生说过。前往医院探望的朋友也说，他弟弟得了这个病，往往把鞋误称作脚，“把我的脚取来！”只有家人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是在患病后十多年后才避免说“复数”的。而且有主动性，自觉不是病拿的。不乐意用复数好像另有原因，我确认“我只是我”；比方有人跟我说“咱们小区……”我即使不说出口，内心也要认定一下“是这个小区”。依此类推，延展到一市、一国，甚至全球，皆如此。只在内心认定而说不出口，说明尚有理性，不因我的某种变化，而对别人解释。与此同时，对于“丢咱们的人”“长咱们的志气”也不认同，我会暗自说，是丢你们的人，长你们的志气。我没有“们”。

在得知一些败坏风习的消息后，我也会震撼，但不会因为这事发生在哪儿而有格外的不平。咱们的坏？我不认同。咱们的荣

耀，也不认同。在议论纷纷中，我不觉得光荣或堕落，与这些行为发生在何地有什么关系。

我在十五年前就发生了漂移。起初无意识。因为漂移极其缓慢。参与的欲念日渐消退，发生在还能参与的时候。回望过去的日子，看到我还非常积极过，或者还曾经风生水起，才觉悟到渐行渐远，在与接壤的地域完全断裂时，我听到了声音。是一种责难和不解。意识到不可阻遏的漂移，我完全不做辩解。过几年抬头看，陆地又远了许多。我每天固定在一个位置，所有的景物都在，十五年没有变化，但一直有陌生感。如同看不到移动的时针，我缓慢移走，与昔日的存在日益远去。我作用不了什么，如同过去能够作用于我的，如今已无关联。我的关切一如既往，只是位置已经变化。早在许多年前，我拍过一组照片，题曰《盛开的老人之花》，那是我挤在下棋打牌或闲聊的老人中拍的。我除了穿行于其间，别无去处。哪个团伙都无法加入，不是嫌我不够老，就是嫌我脸不熟，周边环境像活动的3D景色，与我同在一屿的小宋也感受到这种隔膜，用傲气来支撑内心，她觉得那针插不进的团伙，对我是致命的侮辱。我倒觉得每拍一张图片都可能冒犯那些“花朵”。参天的大树还连着根，我断然不在高处，没有俯瞰的视角，未见根脉。只觉得全远去了。漂移的缓慢，让我没感到难舍和不安。日久天长，益发平静。昼夜四季依然，星辰东升西落。直到我无法漠视到漂移，才不再使用复数。也许这仅仅是开始。

消息都成为旁观，道听途说而无感同身受。我于是只想管好

自己的事。我的难题仅仅是我的，人“们”的苦难和问题，对我是消息。我专注于写毛笔字，渺小的为写了一个满意的“横道”而庆祝，觉得起始中有我的全部努力和追求，我还能够把它写得更好。因为看到努力还有空间而心里充实。睡着、醒着、饿着、饱着，状态都好。对我尽够。日复一日，就是希望。人间的故事我知道，我关心，我的过去在那儿，情感在那儿，足迹在那儿，是我的故事，却不是我的事。我能给予多少关心都会给，但更着意于写我的那一横。

这本书里的所有篇章，都是漂移中的记号，不理睬漂移到哪儿，不知道能继续漂移多久，但肯定回不去了。

2015年1月22日

目录

001	自序
001	病友老梁
006	曲水流觞
012	容膝之安
014	贴“召”
018	“铁楼”
025	慎行者老华
035	油条及其他
041	“上面”的小屋
046	小杰克

051	花有贵贱
058	“襄理”
061	长了口疮还得笑
064	多少偶然，多少黄昏
068	燕园望月
073	囚在黄山缆车里
078	男小林与女小林
100	后小河印象
128	有“条”有路
111	飞翔永不再来
120	单身老魏
128	乡下人
138	外乡人老大
152	往事
214	后记

病友老梁

老梁不老，和我同岁。我们在一间病房住院时，都是四十六岁。

老梁没来的时候，那张床上睡的是老季。和老季处熟了，所以换了老梁，很不习惯。

老季和我症状相同，天天关心的也差不多，用药也基本一样，家属也熟悉了，互相给照看着。老季情绪很坏，五十二岁的山东汉子常哭。他哭了就省得我哭，所以他女儿数落老季时便夸我，“看人家，多坚强”。老季觉得冤，好端端带着老伴到北京看闺女，顺便赶赶澳门回归的热闹，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出门在外，这是怎么话说？闺女的喜事近在眼前，怎么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老季反应不过来的时候还说说说话，静静躺着。等反应过来，仔细想想就由不得要哭。今后怎么活呢？

老季老婆高高大大，背地里小方送她一个雅号为“金子”，意思很直接，她的心贵如金子。老季老婆不愁苦，天天觉得吃不饱。时刻在床头柜前吃瓜子。她大声叫唤着告诉老季：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不能动了吗？我就不信这个病能把人怎么样！大不了给你弄两个板凳子，来回挪着也能走！她这话像一道亮光，照

亮了整个病房。因为说实话，我们虽然不哭，其实也如遭雷击，祸从天降的愁云时刻罩着，挥之不去。谁也没想到，老季老婆如此气壮，把这病蔑视到如此简单，给了我们相当大的鼓励。可是老季当时不会坐，也不想坐。老季老婆常常把他竖起来，将其摆成坐姿。可老季戳在那儿，就不会再躺回去了。老季老婆数次把老季墩在床上，自己出去打开水，把老季还坐着的事儿忘得干干净净，老季便无限悲苦地坐着。老季老婆回来便心疼地赶紧把老季放下来。老季躺下觉得踏实了，便开始哭。老季老婆不会说抱歉，便唠唠叨叨用报纸铺她的地铺。之后蜷在我和老季的床之间呼呼大睡。

老季老婆吃瓜子的时候，眼神专注，但突然会想起来去问药的价钱。他们请不起康复医生，我们便说，咱们共用一个也行，反正病都一样。康复医生给我做治疗时，老季老婆就在旁边看，之后学着给老季做。每天一早，康复医生叫我站起来，老季便也站。老季站起来，我们才知道他有多高，多雄伟。他当过兵，一米八以上的个子，非常魁梧，老季老婆扶着他，老季目光直视窗外，格外端正起来。但老季实在住不起医院了，终于刚学会了端端站就出院了。

接踵而至的就是老梁。他一来就破坏了原有的和谐。他不似病人又胜似病人。不似病人是由于他几乎是呼啸而至。他几近蛮横地告诉大夫，他总是看见左边有大鬼小鬼，大夫再问，他就说他这病是喝酒喝的。他老婆和老季老婆一般胖，但要矮得多。真是应上了“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这句话，他老婆也是呼啸型

的，她尖叫地告诉大夫，“我们好几个人都按不住他呀！总说左边有大鬼小鬼来捉他！”

我实在后悔没跟老季一起出院，我用右眼瞥这新来的老梁，他已经呼啸完毕复归平静，脸色铁青地歪在床上。我恰好就在他左边。他再发病，一把就可以把我当厉鬼给打翻。简直太可怕了！接着便是成堆来探望他的人，把病房挤得满满当当，这些人没一个不呼啸的，一个个“梁哥”“梁哥”地叫着。老梁于是又呼啸起来，“没事！这条命又捡回来了，就是喝的！”

我悄悄求小马，能不能找一下护士，给这病人调换一下床位。

我提心吊胆地躺到晚上，老梁老婆挨着老梁躺下，用她的身躯把我和老梁隔开，我才略微安了点儿心。

第二天一早，就听见老梁呼啸起来：“你看你都把我挤哪儿去了！是你住院还是我住院？”老梁老婆不好意思地爬起来，跟我们搭讪：他就是给惯的。这病其实就是因为养了条小狗，他不高兴，给气的。说完便掏出狗的照片给我们看。老梁攒了些精神又喊叫起来：“今儿个想吃炖狗肉，就着半斤二锅头！”这么一喊，他浑身的力气就用尽了，歪下来叹气。一抬眼望望屋顶，平静地说：“瞧，那儿有个宾馆，门口还有俩保安，看得清清楚楚。你们看不见吧？”

显然他也觉得自己的幻视是个问题。大夫对他很重视，一遍一遍地检查，核磁共振就做了数次，接着又做腰穿，显然这个人病得不轻。只有老梁自己坚称是喝酒喝的。吊上了输液瓶，他胡乱看看说：“白的？八两都不止！”第二瓶换上，他又说：“改啤

的啦？也就一扎的样子！”

渐渐我看出，老梁是硬拿出一股浑劲来扛病。他老婆也在尽量用鸵鸟政策，除此而外，别无良策。

老梁老婆说，老梁下岗好几年了，每个月生活费六百块，还得供女儿上大学。这几年在亚运村卖车，如果不病，倒也挺好。老梁是独生子，心重，怕落下被人养活的名声，还有个老姐姐，这老姐姐就是他的家长，是个一脸慈爱的老人，知道我和老梁同岁，便称我为弟，称小方小妹，称小川大爷。称呼一定，便成了一家人似的。他们马上看出小川明显的“大爷”脾气。给“大爷”沏上酽茶，中午老梁老婆在家做了炸酱，也端来给“大爷”尝尝。

值夜班的小马见状，颇感奇怪：你们前两天还要我把他们调走呢，这么快就单方面媾和了？

老梁家就住医院附近。对周围熟透了。总爱给我们出主意，我当时不思茶饭，老梁一家便建议小川到门口某小铺子给我买疙瘩汤，特意强调，必须切点“卜萝卜丝”，用油煸一下。小川将疙瘩汤买回来，果然我胃口开了些。

老梁便将医院门口备细讲述一番。他说过去没事总来急诊室瞧热闹，“这地方开个瓢（开颅手术）比切西瓜还容易。全国的人都上这儿开瓢呀！”急等开的挂不上号怎么办？老梁门儿清，他说，医院附近有家小旅馆，专为外地病人挂号，老板浑名“瞎逼整”，东北来的，钩挂了医院的关系，哪天哪个专家在哪个屋出门诊，怎么挂号，一清二楚，他挣的就是这个钱。这几年挣海了去

了！老梁说起这些，总是很神往的样子，最后总要长叹：怪只怪我喝得太多！

晚上小川回去了，他会在估量着小川差不多到家的时候说，大爷喝上了！第二天早上小川没来时，他又会说，大爷准是正喝酽茶呢！神情无比向往。

那年的春节，我们是在一个屋过的。两家人都很当回事。都说是缘分。彼此留下了电话，发誓今后要做好朋友。

春节后，医院宣布取消家属陪床，我便出院了，我走时老梁正迷糊着。他的病还没确诊。他的精神只够说一句话：“明儿我也出院！”之后便歪下去了。

出院后常想老梁，但没打过电话。也没接到过老梁的电话。大家都觉得不堪回首。

七年了，才敢回忆一下这段往事。即使如此，行文中仍觉胆寒。

但愿老梁、老季都度过灾难，健康起来！

写于住院七周年前二十天

2006年12月20日

曲水流觞

初春上午，我被搀下楼，独自在客厅外的玻璃廊子里喝茶看书，由于天阴，想起了三味书屋。去年此时，我还很健康，曾与全家到绍兴瞻仰过那间阴郁的教室，很暗，一派玄色，给人安静的感觉，从这个角度看，不容易分神，故宜读书。不过鲁迅自幼在那么暗的厅堂里看书而没近视，足以说明视力好坏不完全取决于光线。

那次还去了兰亭，至今品之有味。王羲之和群贤到兰亭是在暮春之初，已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们则在春初，大年初三，北方还天寒地冻，飞到杭州，觉出些许早春之意，但依然很冷。我去拜望十年未见的礼仁老师，也去圆多年对绍兴的膜拜之礼。

礼仁老师是我二十年前的老师，我对绍兴的兴趣，多来自他。彼时他正在壮年，教我学画也助长了他自己对画的投入。一次回乡省亲，他画了整整两大本钢笔速写，我从这两大本杰作中看到乌篷船、曲桥、小酒店和各式各样的绍兴人。加上他对故乡怀念的语言，我对绍兴向往之至，说到忘情处，他和我约定，终有一日，他要与我同游绍兴。当时还是插队身份的我，对这一约

定并不真有期许，我想，或许我一生中或有来绍兴一游的幸运，但能与礼仁老师同来，则可能性极小。因为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旅游这回事，老百姓也罕有旅行的可能。“他乡遇故知”还是与“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同等级别的人生际遇。

但约定过了二十来年，这事变得简单到毫无神秘感也不具吸引力了。

趁春节假期，买机票去探访他们，容易得超过在当地逛公园。

在杭州下飞机后，就认识了礼康，礼仁老师的小弟弟，他开着一辆双排座的小卡车来接我们。礼康是个风风火火又热情洋溢的人，比礼仁老师岁数小得多，性格也开朗得多。

从杭州到绍兴一路高速，与其他地方的高速公路没有两样，而且很快就到了。有特色的就是礼康。一路狂开，还不耽误给我们讲沿途风光。那叫一个滔滔不绝。从他的讲述中，我第一次听到纯正的绍兴话，过去我曾请礼仁老师说一半句听听，但已经说惯了“官话”的他却说不出口，说只有回到绍兴他才能讲绍兴话。

绍兴也成了水泥森林，至少在礼康的车上我没看见任何小桥流水的景色。

彼时，礼仁老师全家正开着一间数据公司，生意十分兴旺，租用了当地一个室内射击场，几十台电脑，排列成阵，几十个青年正对着美国传来的扫描数据高速录入。室内唯闻指尖敲键的声音，好听的有如蚕吃桑叶。作业量很大，而当地网络带宽又不够，上传速度太慢，天天夜晚上传数据，即使花整整一夜，往往也传不上去。他们正为此大感头疼，从我进来，就听到周围人都

在探讨解决方案。不时有录入人员举手，请求解决疑难，这使“厂房”像个课堂。那些孩子对美国人手写的字迹还不能完全看懂。

即使我们全家到访，业务也仍在进行，陪我们参观的所有人都在继续商讨业务。关于带宽，要不要申请专线，或者走卫星通道？此外也讨论包括伙食、厕所卫生、黑板报等若干问题。

只有礼仁老师，让我想起《堂·吉珂德》，吉珂德先生自封“哭丧着脸的骑士”，他边走边唠叨：“我一点都搞不懂，也没兴趣！”

回到“业务室”，到了午饭时间，饭是礼康太太烧的，派礼康和一位精瘦的老妇送来。吃上了味道迥异于北方的饭菜，才感觉真到了绍兴。礼仁老师没好气地说：“绍兴菜的特点是臭，很臭！我现在只想吃饺子！而且是你姨姨做的山西饺子！”

次日，礼仁老师便陪我们到兰亭游玩。作为一个绍兴人，过去从未听他说起过兰亭，速写本上也没画过兰亭。或许是由于兰亭离绍兴较远，在那个时代，他的足迹难以到达？而且他是个专心致志到极其单纯的人，自幼专心上学，一路上到杭州的浙江美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那时他挺高兴，因为看过一部电影，叫作《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有好听的歌和有趣的事，他哪儿有机会去兰亭啊！何况，他在收我为徒的时候，也不过三十出头，还一步没离开过体制的轨道。是个上级叫干啥就干啥的年轻美术工作者，没人叫他去兰亭，他自然就没去，也没画。

兰亭也就是个小公园的模样，进门不远，迎头就是鹅池，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鹅字可以上下写，之后就见到了曲水流觞。如果

不是亲眼看到，任书上怎么注解，也不会想出曲水流觞是怎么个玩儿法。书注曰“因曲水以泛觞”，让人以为是挺庄重的事，但现场的曲水流觞处有画，画得很具体：会玩儿的群贤，盘膝列坐于水旁，水上漂着酒杯，袒胸露怀，放荡不羁，这就是群贤在“修禊事”，举行春天的沐浴。想来愉快之极，故曰“极视听之娱”。

礼仁老师看毕叹道：这些人太有时间了！不由得让我也想到尘世事务，想到那些列坐其次于电脑前敲键的青年男女。羡慕煞玩儿曲水流觞的魏晋高士，松闲放任，一味谈玄，而且那时玄想是正事，不但不忙，而且正当高贵，以致“帝王、贵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艺士、妇女无不能之”。许多民族文化的早期，都在感知和讨论终极问题，都有无求于物的过程。

先哲圣人，谋求的境界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疴溃痂。”哪里管什么业务，什么带宽？全是肤浅的俗世尘网！

礼仁老师的脸又进一步哭丧起来：“不感兴趣，不感兴趣！谁给他们发工资呢？办企业每口饭都得自己挣，不管工人还是老板！哪里来空闲坐到这里喝酒？”

老师一路忧郁，为他不中不外的身份？为他不文不商的处境？总之，他对目前所取得的自由不满意，我亦如此。因此共同回忆起他教我画画的年代：好些事都不知道，穷快活，不寂寞也不焦虑，目标简单但明确，工资虽少但月月有。穷不过一个月，富不过三天，多么省心！至于在美国的这十来年，他不多提。只说天天琢磨画什么，画过龙，也画过虎，因为有需求；还画过拳